

美丽中国结

MEILI
ZHONGGUOJIE

邹安和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MEILI
ZHONGGUOJIE

邹安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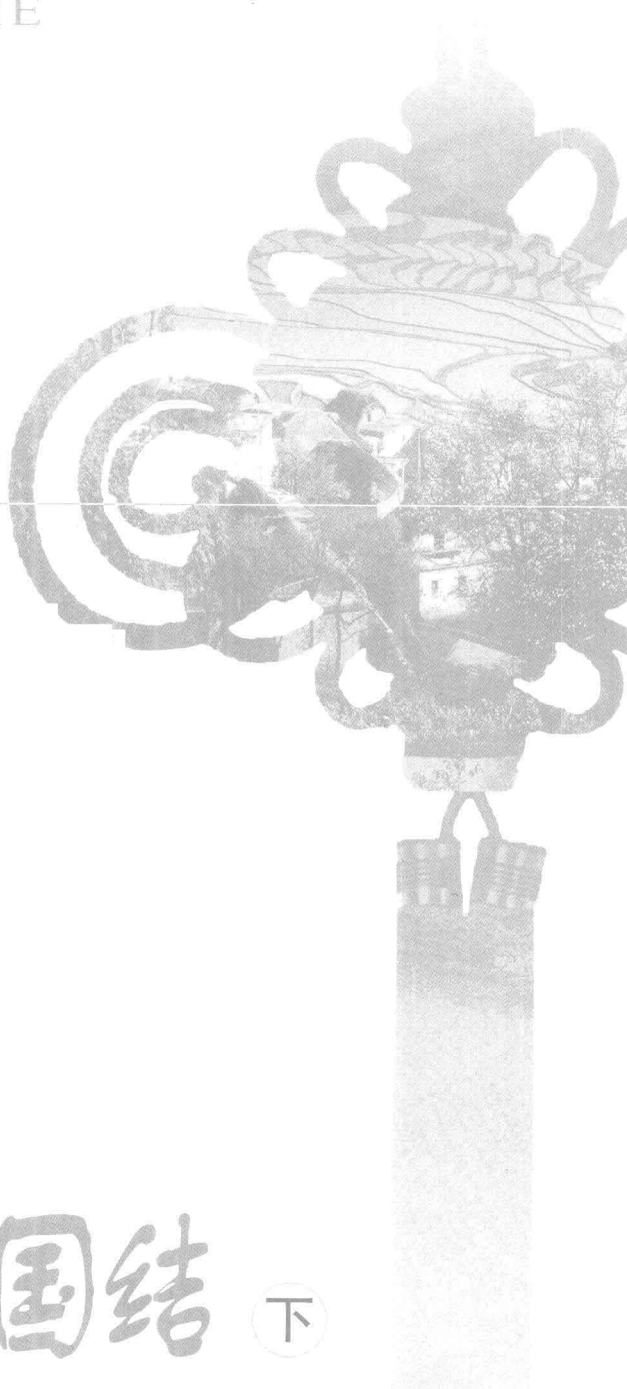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丽中国结

下



第 十 二 章

县纪委书记卢毅和骑着自行车匆匆回家来。要把自行车从大马路一直骑到他自己家的门口，真得要有点车技。不知前人是怎么安排的，通向他家门口的这条巷子，似乎谁盖房子盖院子，都能把它想怎么挤就怎么挤，这巷子因而一会儿朝南、一会儿朝西、一会儿又朝北，骑车在里面走，有点像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一样，转得人尽出乎预料。没有一家人愿意把家门开到这九曲十八弯的巷子里来，所以这巷子两边尽是高墙，也好，骑在车上想事情，拱到死胡同的最后一家，不会错，那肯定就是卢毅和自己的家门。

妻子陶思婕在天井里收着衣服，见他推车进门，露点喜气地指指书房。卢毅和从书房的窗子看到邵书记的小江海正和自己的儿子伟平搭着伴一起做功课。他被这一静心向学、友爱相助的景象感动了。“伟平好多了？”

胖袁点点头。卢毅和拿出一张小纸条。“这是邵书记驾驶员王加力给的号码。你给邵书记爱人打个电话，好好谢谢人家，也让她放心！”

陶思婕接过电话号码，把收的衣服摆到卧室的床上去，再走进

堂屋来挂电话。“前面要加宁江市的区号？喂，请问，您是邵书记爱人吗？我是陶思婕，纪委书记卢毅和家里的！邵书记提到过？嘿，我这人呱呱啦啦，缺心少肺的！阳湖县在第一线抓工作的同志，都对你们夫妻的支持，感谢得不得了……”

戴好在宁江市金銮路的新家里，穿一件淡黄色的休闲便袍，脚踩一双嫩蓝色拖鞋，顾大体地接着电话。“是你们支持了他！我要感谢你们！”

戴好妈妈黄素英在屋里浇着花。

“你这就客气了！”陶思婕在阳湖县呱呱啦啦、直言直语地挂着电话，“那些谣言，都说邵书记这回肯定走了，群众心里不落底。屁股不干净的那帮人，这一阵，气可横了！你们让江海来这里读书……”

在宁江市的戴好，惊得倏然站起来，说出来的话，还得紧捏住分寸。“江海在、在那里读上书了？”

戴好妈像楼板突然塌下去一样，惊得瘫坐了下来。她挥着浇水壶，向女儿急急地下命令：这绝对不行！叫江海马上回来！

陶思婕在阳湖县的家里，坐到堂屋的木椅上，对着电话报喜。“读上了、读上了！江海跟我家伟平搭着伴，他们俩，一个读初一、一个读初三，倒很处得来！干群一看，邵书记把儿子都转到咱县里来读书了，这哪里是要走？这不是非要把这里办出个样子来不可嘛！正气嗤啦一下就上来了！”

戴好在省会的新家里，听着电话，嘴唇颤抖，可话里还不能泄露出来。“你、你们更不容易！”

黄素英用动作骂着女儿，你怎么一句硬话都说不出来？

在阳湖县卢毅和家，陶思婕掸着围裙上的灰斑，继续挂着电话。“我家伟平，情绪现在就算正常了，哪个孩子经得住坏人专门守在学校附近用石头子等着砸他？！现在好了，两个人一同上学，一起去一起回！我们一定会保证你儿子的安全……”在宁江市的戴好，吓得

五官都打疙瘩，可对着电话还得说谢谢的话。“他们一起去一起回？我儿子的安全多谢你们照应了！再见！”

戴好把电话筒一扣回话机，人就要疯了一样。戴好的妈妈一冲一撞地喊道：“说啊，怎么啦？！”

“胡搞瞎来！他叫儿子每天陪着纪委书记的小孩，一起去一起回。那个小孩已经被坏人铆上了！一上学，就挨石头子砸！这个该死的，拿我江海给人家当挡石头子的盾牌！”

戴好妈更是急坏了！“你连个儿子都看不住！一个命刚捡回来，一个又去替人挡石头子！”

戴好拿起手提包就走，刚到门口，又瘪气一样折转回来。黄素英把女儿丢回沙发上的手提包捡起来，硬塞到女儿手里去。“江海在那个乡下学校，要是上了轨、入了辙，就拔不出腿来了！快，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外孙！”

戴好扑到沙发上哭起来。

二

在东关口，那座阳湖县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的大楼，由于如今又是苏洪仁常务副市长和淮海市工程检查团的驻地，保卫工作大为加强。除了原有总指挥部的门卫外，公安局派了双岗。朱丽带着一只材料袋，一副有要事在身的样子，不经传达室通报，长驱直入。总指挥部的门卫与公安局人员都认得这位县里红人，客气地打着招呼。朱丽虽然也点头回应，其实注意力全在想自己的心事上。看到邵宜民把儿子都迁来读书，表达自己跟老百姓同船共命的决心，她心里有一种不满自我的惊栗。跟人说话，不打隔绊，但每一句说出来的话，却让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回到办公室去处理事，处理得麻利顺畅，但处理过的每一件事，却让自己想不起处理了些什么。那种让她惊栗的不满自我，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真有些后悔，在工程事故

上,不知轻重地跟着插了手!邵宜民要是为修这些公路背处分,自己都要替他叫撞天屈!自己最该做的事,是去找洪仁,让他对邵宜民适可而止!

但是,她知道,这对她和洪仁的关系,是一个最该回避的话题,可能有破坏性的影响。洪仁是个大醋坛子。但是,她再也不能靠说话做事来排解这些自我不满了,她必须真正面对良心上的这个大疙瘩,做点什么。

朱丽走进二楼的苏洪仁临时办公室。洪仁在审阅着卷宗材料,很诧异、又很喜欢地起身离座,以神态相问:你怎么冒险闯来了?

朱丽找一个较远的客位坐下来,表示有两句话要跟他说说。苏洪仁凑上前去,眼睛眯起来,嘴唇撅起来,整个脸部表露出情欲、欣喜和大胆,如饥似渴地想吻她。“宝贝儿!……”

朱丽忙瞪他一眼,警告他窗外有眼,让他规规矩矩坐到领导人位置上去。苏洪仁按她吩咐,亲昵地倒着走回办公椅去坐下来。“你就这样不化一点妆,反而更抓人眼!”

“我怕你到火山口来走钢丝!”

苏洪仁以神情询问,出什么事了?

“你看县里的电视,邵宜民多会笼络人心!要是邵宜民打击过头,我怕你会出大麻烦!”

苏洪仁心里打弯弯,脸上不露声色。“我刚刚去省里回来,打击不打击,已经由不得我,他给排成我们省‘豆腐渣工程’的头号代表人物,后天要把他带到省里去了!”

“啊,这、这……为什么?”

“你来替小邵说情?”

朱丽脸颊上浮起两朵淡淡的红晕,撒娇地发急。“人家是为你着想嘛!”

“说情,这也很正常嘛!人非草木,你来这个县,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现在管宣传,一直在他身边工作……”

“你少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我都超出你的要求，用各种办法，大大伤害了邵宜民！我只是提醒你，好汉不追跳墙的狗！我们的目的：只要让向永进在阳湖主事，保证没人再去找前面班子的茬，不要再夹一些别的因素！”

苏洪仁很郑重地点点头，用手又摸了摸脸，似乎摸出点什么味来，再意味深长地点两下头。“你是怕我‘推倒金刚扳倒佛’？你考虑得真细！你刚刚说的话，好像电视里放露天电影：画（话）里还套着画（话）？你怎么可能‘都超出我的要求’，‘大大伤害了邵宜民’？”

“他如今内外交困，都是我制造的！是我拍的照片，让你在全省电视直播大会上点了阳湖县出‘豆腐渣工程’的名！是我帮他在宿舍接电话，他老婆跟他又闹翻了，两人都不说话！是我戳他的小情人，去找他谈最反感的事，他俩吵崩了！这是不是‘超出了你的要求’，用各种办法‘大大伤害了邵宜民’？！”

“确实，确实‘超出了我的要求’！不过，你要我对他‘不要再夹一些别的因素’，你自己，好像对他倒夹了很多‘别的因素’。”他用那像是要把人看穿的敏锐目光逼视着她，接着又露出一副谑笑的样子。

“你少瞎嚼字眼，瞎钻牛角尖！”

这一声“瞎钻牛角尖”，带一点嘲讽的意味，仿佛是说：肯定你又要表演那套发酸卖醋的老套套了。

“不是字眼，是事实！你把他的老婆、情人都闹散板了？”

朱丽忽然回过味来，自己刚刚有些话说得太直率，没在心里多绕两圈，洪仁拿去摆醋瓶里一涮，颜色、味道全变了，自己落入了最该回避、也最难说明白的境地。

“你……我这是全为你好！这样让他分散精力，无心恋战，早点把阳湖的事撻开手！”

朱丽说话时感到挺不舒服。她注意到洪仁用一种微笑听自己说话，这种微笑，就像我们听到被我们看透了的那些人在说假话时

露出的那种笑。这使她很是不愉快，皱起眉头把话勉强说完。

“是啊，他把原来的人，都撂开手，结果……那还真是可以欢得像钻在水里的鱼、飘在风里的旗！前景会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朱丽觉得他抓住一点话柄，有点揉搓得过分，生气了。“你不要弄脏了我心里的‘浪漫’两个字！”

“小毛驴刚拉上车就嫌路窄了？！”苏洪仁反而更深一步想下去，把话柄更重一些揉搓下去。“不过，你说了情，我总该试试帮你圆圆这个梦！小邵，对这个重大事故，”苏洪仁指指办公桌上成堆的卷宗，“喏喏喏，这些证据都证明，他负有直接的主要责任，铁证如山！我想抹也抹不掉了！光这一条，按硬杠杠，就足够给一个大大的处分！至于偷工减料，跟他有没有直接经济关系，钻到土里的曲蟮，肚子里总难免有些臭泥水！我是能睁一眼闭一眼的，可纪委对查处这种事，兴趣大得很！你看，我非常非常想帮你忙，正在风头上，天牌压地牌，我力不从心！”

朱丽蓦然觉得这位自己心目中热情、洒脱、浪漫的美男子，这会儿看，怎么显得这么愚蠢、褊狭、傲慢、伪善，那种故作大度的微笑，很像酷吏在把玩他人痛苦时流露出的残忍的快感。

“你不相信我是为你好？你承不承认，今天邵宜民落到这样困难的境地，我为你是尽了力、尽了情的？”

苏洪仁歪歪头表示，那还用说！

“那我有权要求，只要保护你自己，把他从阳湖县支开就行了，不要给处分、不要惹事招恨，那会毁了你和我的！”

“我跟你透个底：这次，省里是佟书记自己在抓，后天，全省要开大会，处理几个‘豆腐渣工程’的主要责任人。这风你可千万不能透出去，重点就在邵宜民！”“啊？！”

苏洪仁得势地张狂地往老板椅上一靠。“向永进，原来邵宜民连代理县长都不肯给，这回要直接让他当代理书记！”他推椅而起，话里带话，犀利的锋芒，刮带着指向这位自己派出的 007。“我们不

是胜利在望，而是胜利就在眼面前！没有谁再能毁了我和你，除了我们自己！”

朱丽心如灌铅，渐渐起身要离去。没想到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我来找他找晚了——不！我做了一件大蠢事！本来想把良心摆摆平，帮邵宜民说说情，谁想到反而火上浇油！

苏洪仁忽然意识到，自己刚刚没绕过来，由着性子揉搓过头，这可能使自己失去什么！有些东西，并不是跟着官场上顺风逆风走的，甚至可能恰好相反，女子有一种同情受害者的天性，忙上前去拦阻。“朱丽！朱丽！你确实为我‘尽了力、尽了情’！我绝对相信，你都是为我好！最不能弄脏的，就是你我心里的‘浪漫’两个字！好，我都听你的，‘好汉不追跳墙的狗！’‘只要向永进在阳湖主事’，‘不再夹一些别的因素！’我马上去做做各方面工作，等后天大会一开过，我们就一起去月牙山、峨眉山、黄山。从此从此，我就始终背着你，一起去爬幸福山！”

朱丽始终淡淡地点头，她那美丽的眼睛含着一丝爱，更多的是噙着痛苦与忧愁。可以看出，这时在她心头萦绕的思绪与洪仁的所论已经毫不相干。

“我还有事……”

她坚持地告辞而去，走着走着，不由痛苦地闭起眼睛。她稍一放松那紧闭的眼睛，泪水就可能涌出来。这半个钟头，她曾经度过多少个痛苦的难堪的瞬间。她的内心里，东闪出一个片断、西闪出一个图景，它们互相拼接到一起：

在豁亮的阳光下，邵宜民与修路大军在一起，带头挥汗苦干；在阴暗的小楼里，苏洪仁得意地说：“后天——重点就在邵宜民！”

在热火的夕阳里，邵宜民鼓励骆大娘，说：“讲文明，这是我们农民能不能快点富起来的大事，急事，大急事！”在冷飕飕的小楼里，苏洪仁耍心计地说：“这风你可千万不能透出去……”

在明朗的天空下，邵宜民将儿子留在阳湖县。“我一家，要跟这

里的干部、群众同船共命!”在阴森的小楼里,苏洪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地说:“钻到土里的曲蟾,肚子里总难免有些臭泥水!”

.....

朱丽的眼睛模糊了,在楼道里走着,什么都看不大清楚,只感到有两个人离自己很近很近,一个人朝气蓬勃,把老百姓实实际际的念想当做自己奋斗的目标;另一个人干练洒脱,为官场上的得失用尽聪明.....

呃喂喂喂,我怎么能把他们两个摆一起想、一起比呢?邵宜民跟洪仁怎么能比?他又不是我的!洪仁,给过我作为一个女性所有的快乐与享受.....

慢点,省里把邵宜民定成重点了,后天要上会,我的天啦!

旅游、爬山.....本来是我最喜欢的,竟然淡寡寡,已经觉不出一点滋味了!这座小楼,采光这么差,都要看不到路了.....

三

在虞家村外,邵宜民、许醒农帮着骆大爷、骆大娘,把那座三角形的矮茅草棚子给苦苦。邵宜民用铡刀把稻草铡整齐,骆大娘给铡刀喂着稻草,骆大爷把铡整齐的草把子,摆水里湿湿,递给许醒农,许醒农再将草把子苦进草棚可能要漏的地方。

邵宜民一边下着铡刀,一边跟这几位农民朋友商议。“路修好了,要想法把种花卉瓜果做做大,让这些住草棚棚的,日子快点好起来!”

骆大爷为难地摇着头。“住草棚棚的,底子太枯.....”

“用公司来带农户。”邵宜民出主意。

“公司没人办过。要借了钱办,风险挺大.....”许醒农用大刷子,把苦进草把子的部分草棚,刷刷顺溜光堂。

邵宜民手机响。他放下铡刀,趁取出手机,把想好的话先对这

里的农民说掉。

“老许，你带个头，做个样子。”

他对着手机说话。“喂，哦，你呀，我正在许醒农他们这里……”

妻子戴好在宁江市家里，兴问罪之师地打着电话。“你居然瞒着我让儿子去替人挡石头?!”

戴好妈站在女儿的身边，亲自督阵。

在虞家村茅草棚前的邵宜民，给惊得眼皮一跳，赔着笑脸。“嘿，那个——我本来想这两天回去跟你说……谁跟你讲的？我主要是看中阳湖县中学教学质量不错……”

在金銮路的新家里，戴好把丈夫每一句话里的水分，都看得透透的，一脸的气是气在居然你跟我都敢掉花腔了！“哼——”她鼻子里旋转着这个声儿，很长而曲折，表示出轻视与气愤。“你编吧，你骗吧！胳膊肘朝外拐！你把儿子今天就给我送回来！”

戴好的妈妈无声地击一下掌，表示就是要这么说！

在茅草棚前的邵宜民，说话很有顾忌，因为戴好不知道，自己周围都是一些农民朋友，她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自己却要考虑，每一句话的接听者，不止是电话那一头的妻子，还有这一头自己身边的不少群众。

“今天——后天，我们这里要举行新公路通车典礼，这典礼怎么开，还没定下来……”

邵宜民突生一念，把手机递给许醒农去说，向许醒农无声地交待：江海他妈妈……

许醒农猝然接过手机，不知话从哪句说起，边应声边挖话头。“呃，书记娘子，戴主任，你出国回来了？我许醒农啊！嘿，那个，我看到江海了！小江海问我：你还要不要我喂饭了？嘿嘿嘿嘿……”

在省会家中的戴好，瞄一眼板着脸在身旁督阵的妈妈，不得不改口应着电话。“这个鬼东西，没大没小，就长不大！许醒农，你现在怎么样？”

戴好妈对女儿突然大转调，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

在虞家村大田里，邵宜民高兴地看着许醒农跟戴好聊天，那神情表明，他太了解妻子了，顾大体，尊重种地人，不会忤农民老许的，这一着肯定灵！

“我现在三伏天里啃西瓜，舒坦到心了！”许醒农跟戴好在掏心地交谈。

“光我一家子舒坦还不舒心。邵书记刚刚给我出主意，我决定自家冒点险就冒点险，借些钱来办个公司，引进些花卉新品种，赊给村民去种，再替他们拿去卖，大伙的日子就能很快好起来了！”

骆大爷、骆大娘欢喜得捶着腿、拍着手，直说好！邵宜民伸出大拇指，对老许这主意、这决心，表示赞赏与支持！

戴好在宁江市新家里，不由自主地也帮着出主意。“老许，钱一次不要借得太多，逐步扩大。我就是做信贷工作的，这方面看到的教训多了去！还有，赊出去、卖出去，都要上规矩、订合同。祝你成功！”她把电话挂掉了。

戴好妈妈恼得跳脚！“你都在扯些哪对哪？！”

戴好才意识到，原先打电话的目的，一点也没有达到。她沮丧地一屁股坐到凳子上！

老营业员黄素英光起火来，手摇动的动作很奇特：那是做账的人的一个习惯动作，最严重、最懊恼的情绪表示就是把打在算盘上的数字全部摇光。当下，又是一种不可再容忍的情绪要宣泄，她手跟鸡爪疯一样一根根揸开，像摇掉算盘上所有数字一样地摇着。

“你怎么给他弄成这么个脾气？！聪明得不得了的人，话都不会说了！去阳湖县，把他和儿子都拉回来！”

戴好只动眼珠，不动身子。老太太见女儿变得像一台永不出声的磅秤，恼得又起腰来。“你不去，我去！”

虞立兰没有去帮骆大爷苦补茅草棚子，而是带着剃头匠弟弟虞

冬成，到县城汽车站，把醒农托人代买的几盆新品种花卉，捧回虞家村来。她和弟弟将这几只新花盆，摆放到堂屋窗台前的墙根。

忽然，剃头匠虞冬成透过窗棂看见了什么景象，忙蹲下身来，喜滋滋地，招呼姐姐抬起眼看看。虞立兰摆放着花盆，顺带看一眼，这一看，她也蹲下身来。姐弟俩似乎是在蹲着身，把这些新花盆摆齐整、顺妥当，实际上是在窥视屋里正在发生的事。在堂屋里，虞燕在架台上编着绳结，许长富在修剪着一盆小盆景：鸳鸯树。长富从口袋里取出一只金戒指，摆在鸳鸯树树顶上，用盆景的盆沿撞一下虞燕的肩头，表示将这只金戒指赠送给她。

虞燕一愣，没有停下手中的编织，也没有给个回话。

长富又指指她在编的中国结，要她将那个绳结送给自己。

虞燕托起正在编织的中国结，那是和送给林文白的定情物一样的“盘长结”。她眼前顿时浮现出一个往事的片段：她与林文白道别时，将“盘长结”赠送给小油皮子。“我自己编的……人见不到，就跟见到一样。”

她向长富哥致歉地闭一下眼，表示这个绳结我不能送，将“盘长结”又放回架子上去。

许长富受到很大刺激，一对眼焊在虞燕脸上，好像再也看不懂这张熟悉的面孔了。虞燕不愿意太让长富哥难过，逗趣地用脚去踩长富哥脚板，跟哥哥又用脚提起“猫猫”。长富的脚板狡黠地躲闪开去。编绳结的秀脚放肆地展开一场“捕捉战”……

堂屋外的窗台前，舅舅虞冬成看不懂了，困惑地对姐姐指指屋里，那神情在说：他们怎么搞起这种小把戏玩意儿？

“燕燕是在说，咱们还是保持做兄妹！”还是妈妈虞立兰懂得女儿的心思。虞冬成心揪起来，赶紧再往堂屋里看去。

许长富在堂屋里，学着舅舅过去给他们办订婚的样子，硬拉着虞燕走场子。“‘亲上做亲，真亲假亲一锅烩’，‘毛看’、‘光看’，咱们都走过了！”

“那不是跟排戏一样吗？”虞燕说。

许长富伸出手指要求拉钩。“后天办喜事！”

虞燕将手背在身后。

堂屋外窗台前，虞冬成忙推推虞立兰。“我姐，你快进去，帮长富说说！”

“我去一说，就成拿养育过人家来压人，这不美气！”

“花对花，柳对柳，破畚箕对断笄帚最美气！”剃头师傅嘴皮子活儿比手上的活还麻利。

“她可是见过不是一般泥佛土佛的人，硬按下葫芦抠籽种，一松手，它还是会漂走的！”

堂屋里，虞燕把长富哥伸出来等拉钩的手指，笑着推开去。许长富有点发急了，一把抓住燕燕的手，将她手指头硬扳开，硬把金戒指摆在她手里。

“我哥！”

“不许叫哥！”

虞燕仍像儿时一样顽皮地叫着，“哥！哥！哥！哥！”猝然，她敲长富哥一下脑袋，把金戒指往桌子上一搁，就跑出门去了。

堂屋外的妈妈、舅舅赶紧狼狈地躲开去。虞燕跑到院门外，正遇到朱丽骑车经过。朱丽跨下车来，脸阴沉沉地说：“虞燕，邵书记在这里吗？”虞燕摇头。

朱丽要骑上车再走，又回过头说，“虞燕，你有没有办法证明，那块‘豆腐渣工程’跟邵书记没有关系？”

“本来就没有关系！”

“证据，有证据吗？”

虞燕回不出话。

“你和你爸爸，要是能帮帮邵书记忙，一定要抢在后天之前！”

虞燕十分震惊，迅速动起脑筋来。

朱丽继续骑着车，向美人河新桥的方向寻去，过两天要在那里

举行通车典礼，邵宜民到虞家村来，不在村子里，多半在那里。

美人河新桥像长长的银河，架设在天地的两端。在这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在长江、黄浦江上，正架起一座座世界级的像竖琴一样美丽的巨型钢索斜拉桥，跟它们相比，这只是一种耗资不多、主要用钢筋水泥浇铸而成的实用桥梁。但在这个穷乡僻壤，这是第一座壮观的现代化建筑。它的两端，衔接着向多个方向伸展开去的新公路。本来这淮海平原地势有点过嫌平直，给人以平庸单调之感，如今有此大桥超然屹立其间，犹如平川上耸起一座楼，给壮阔的大地立了脊，犹如画龙给点了睛，淮海平原变得更壮丽宏伟、夺人心魄。庄稼汉因此也视野变得更开阔了。

邵宜民带着许醒农，站在新桥附近的一座水情监视塔上。这座塔挺拔巍峨，用它监视几十里河堤水情，有一种卵翼全境的气势。邵宜民拉开一幅地图，居高临下地指点着眼前的平川大河。“这里建一个水陆大码头，多好的条件！建一座农民城，虞姬城！这里是汽车站、火车站，你的那个‘虞姬神花卉绿化工程公司’，设在这里怎么样？市口肯定旺得很！”

“好！当然好……”许醒农话音空空的，流露出心里在打秋千。“我们虞家村老宅子，那不都要拆了？”

邵宜民的眼神是肯定的、坚定的。“跟群众说，建一座新城镇，有什么什么好处，群众因为老宅子要给拆了，很可能听不进去。如果你老许带头到城区盖房子，办公司，群众一看，进城果然钱好赚得多，说服工作就顺利了。”

“要庄户人同意刨房子……我都说实话，难——难啦！”

眼下，这片青翠欲滴的家乡田园风光，又增添了一种道德之美，上下融洽、邻里友爱、安全无虞、淳朴谦和。他生怕再弄出个四邻怨气、八处冒烟。

“所以，你更要快点办起公司，盖起房子，拿出样子来！”

朱丽焦灼地骑车寻来。“邵书记，后天……”她见许醒农在场，

把话头就接到另一个话身上去。“全县新公路通车典礼，就放在这座大桥上好不好？”

邵宜民瞧瞧这现场，觉得不错。他继续刚才的话题，把一批设计图交给许醒农。“你让虞燕他们一起挑挑哪种房型最好。”

朱丽就想许醒农快点离去，热心地帮着腔。“虞燕？我刚刚看见，正在家呢！”许醒农拿着设计图告辞走了。

“你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邵宜民说，“路修好了，城镇设计出来了，下一步要建镇兴市，你看，这个路子怎么走？谁作为主体来掏钱盖楼房、建城镇？”

“穷地方，就得靠行政力量作主体，带点强制性地推动，经济发展才能启动快、收效快。”朱丽干练地回答。

“这套通行的做法我有点‘感冒’！当官的作主体，农民是实现他们计划的工具，主仆关系会更加颠倒！”

“它能上得快！”

“是当官的位子上得快，还是老百姓的口袋鼓得快？”

这样率直地质问，朱丽没法回答，她也没有兴趣再去扯这些揣测性的空谈，来这里寻邵宜民，是为一条沉甸甸的消息来的，这条沉甸甸的消息，她又没法开门见山和盘托出，因为，这条省里要拿邵宜民当重点开刀的消息，只会是极少数上层领导人知道的，说破这条消息，很可能暴露自己和洪仁的关系。她只能把话说得像写“回”字一样，外一圈、里一圈，兜着来。“我们先不谈这个吧，后天，通车典礼你参加吗？”

邵宜民听出这话里打有什么埋伏，默然少顷，直问道：“什么个情况？”

“你看过上面对我们县‘豆腐渣工程’下的结论没有？”

“市委的意见还不统一……”

“听说后天省里开大会，已经排出重点对象了……”

邵宜民心里像打了个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奇怪……我

回头跟市委盛书记联系一下。”

“最好直接去找省委佟副书记!”

邵宜民知道她暗示的是什麼,有些犹疑,也有些为难。朱丽知道他跟佟副书记没有沟通的渠道,为难是有道理的,帮衬地给出着主意。

“区歌去做运河市长的时候,佟副书记曾经发表过一个讲话。你就去找佟智谈这个:阳湖县,走苏南发展大集体乡镇企业的成功之路!”

“这已经时过境迁了!”

“邵书记,你怎么这么说?我可是个不知道报恩、不顺着打边鼓的人!你绝对不能自说自话——我说话戳耳朵!一个县委书记,上面定的发展思路,你有那个权力把它废了,另搞一套吗?!”

邵宜民受到极大冲击!“你、你的意思……”

“把通车典礼跟大办乡镇企业动员大会合并召开!我在省会工作时就知道,我们省农村走什麼路,省委兰书记和佟副书记意见不太统一。你专门去请佟副书记来剪彩讲话,我估计,修路这事儿能过得去!”

邵宜民明白,这是个挺高超的主意,看准了人际关系中的敏感点,费力不大,就能力挽狂澜。他咬咬嘴唇,又晃晃头。这能救得了自己一时的危机,阳湖县农民求富的路,却可能因此被引入死局。

“我在国外就在思考,加快我国农村发展的路子,农村要城镇化!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城镇经济!我们这个县穷,就是缺乏拉动二、三产业发展,使农民能够迅速减少的中心城镇。”

邵宜民手机响。“喂,对!,好,我马上回县里来!”他关掉手机,眼睛似乎回避跟朱丽再作交流,草草打个招呼,就要走了。

朱丽察觉出情况严重,而且有些吊诡,以担心的、同情的神情相问,叫你回去,怎麼啦?

邵宜民有些苦涩地笑笑。“明天,市领导找我!”